

李敖
祸台五十年
● 庆祝十书
9

我们没有明天



李敖

我们 没有 明天

李敖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

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没有明天/李敖著. - 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11

ISBN 7-80587-619-3

I.李… II.李… III.评论 - 当代 IV.K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19578 号

书名	我们没有明天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
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80587-619-3/K·128
定价	10.00 元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9-1636

“我们没有明天”题辞

电影中雌雄大盗浪迹江湖，他们有昨日今日，却“我们没有明天”。明天是一种美好的憧憬，但也常常是愚者自欺欺人的遁辞。台湾的愚者每以明天的好梦一厢情愿，从独立到进联合国，听起来爽，但是“草螟弄鸡公”，再爽也爽不过雌雄大盗，而下场也不出自己找死。不甘与他们同归于尽的人们，要把握今天，拆穿这些愚者，今天对了，明天才不会错，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目 录

“我们没有明天”题辞

大江东流,中国西化·····	(1)
从文化附庸到附庸文化 ·····	(4)
台湾没有水准 ·····	(7)
台湾何来文化? ·····	(9)
明华园丢人丢到大陆去了 ·····	(12)
台湾的流氓传统 ·····	(15)
台湾十种骗子 ·····	(18)
德泽广被,台人无情·····	(21)
关公死不瞑目 ·····	(24)
为何不向高山族公开道歉 ·····	(27)
雾社事件抗日遗族大集合,声讨日本鬼子·····	(31)
从“出埃及记”到“出台湾记” ·····	(34)
与其做好梦,不如做大梦·····	(38)
没有国是孤岛 ·····	(42)
从麦格隆满尼王到夜郎王南越王 ·····	(44)
草螟的尊严 ·····	(48)
台湾的“一厢情愿”症侯群 ·····	(50)
读石齐平书 ·····	(53)
到底承认多少现实? ·····	(56)

从“高丽棒子”到“台湾浪人”	(59)
台湾人的媚骨	(62)
台湾式下跪	(65)
台湾活动帮了国民党	(70)
有感于长老会的呼吁	(72)
扬黄美幸真义发微	(75)
从暴君到暴民	(80)
国军何妨保卫台独	(83)
我看“民进党执政”	(85)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87)
我们没有明天	(90)
是你自己瞎了眼睛	(97)
何须走一趟才知道?	(100)
陈文茜四十岁寿诗	(102)
“国际奸人”的新花样	(104)
美国的枪杀学生纪录	(107)
美国自处之道	(110)
美国派兵攻击老兵妇孺	(112)
美国人权臭虫	(115)
海盗万岁	(118)
他们并不颓废	(124)
美商侵犯智慧财产权	(134)
战争在打与和平在望	(136)

大江东流，中国西化

清朝末年，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有一次看公文，发现其中有日本语意的汉字，乃批之曰，这是日本名词。不料他手下写这公文的人员不服气，回了他一句，你阁下用“名词”两个字，也是日本货！弄得张之洞十分尴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号召的中国人，他们虽然在“体”“用”之间，洋洋自得的予以划分，但却不料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体”，早已在不知不觉中，附上中国之“体”，结果已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苟有一些中餐西吃式的残余，也只不过是妆点中国门面而已。

举个例说：翻翻一千二百二十五条的《民法》，除了“子女应孝敬父母”和“典权”等极少数的中国门面外，已经全盘西化得一清二楚；再翻翻三百五十七条的“刑法”，除了“意图侮辱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而公然损坏、除去或污辱其遗像”等极少数的中国门面外，也已经全盘西化得一清二楚。准此以观，在法律的范畴内，不论“体”“用”，已经没有中国文化了。

再以军事为例，所有军事教育中，除了《孙子兵法》等极少数的中国门面外，已经全盘西化得一清二楚；军事武器

方面，中国的刀、枪、剑、戟，早已是博物馆的陈列品，所有现代武器，由大到小，一点也看不到中国文化了。

依此类推，逐项查验，从逻辑到经济、从心理到印刷、从化学到地质、从农业到工业、从电脑到交通。……所有人间学科与万象之中，中国文化残存的，不过是一些古董、古迹、饰品、与点缀而已，如果我们真的肯平心静气的面对现实、真的不自我膨胀的逐一比对，我们必然惭愧的觉悟：中国文化已经完全无法争胜于现代世界，它对现代世界的人儿说来，可以说全无用处。

英国的女首相不通中文、美国的男总统不懂华语，他们没看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们“治大国若烹小鲜”，其举重若轻，在任何中国政治家之上；不但女首相、男总统如此，即使他们不男不女的明星、歌手与浪人，也照样自绝于中国文化之外，痛痛快快的过他富强康乐的日子，谁要自找麻烦，受方块字的洋罪呢？

由此看来，中国文化对现代中国人说来，除了满足自卑感的反射和夸大狂的慰藉外，用处实在不多。当然在凝聚我族我群方面，在提供“中国杂碎”式的零星智慧方面，以及在口腹之欲等生活习惯方面，……对中国人还有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挟泥沙俱下”流弊，也实在够瞧的，使人得不偿失之感，亦所在多有也。

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这种一厢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并无可行性。因

为文化移植的，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其所富有，去其所当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了美洲，但是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非洲的爱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样。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如此。不明学理，只知一厢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

一九八九年一月五日

从文化附庸到附庸文化

清朝乾隆皇帝时候的名家纪昀（晓岚），不但学问满腹，并且满腹幽默。有一次，一个大富翁造了巨宅，请他命名，他打听出这大富翁本是铁匠出身，后来发了财，十足一个暴发户，暴发户附庸风雅，他认为是可笑的。于是，他为这幢房子起了一个名儿——“酉斋”。大富翁很高兴，可是弄不清“酉斋”是什么意思，只好向他请教。纪昀哈哈大笑，说：“这个‘酉’字，有两个意义，都是字典里查不出来的：第一个意义要直着看——酋——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铁砧；第二个意义要横着看——𪚩——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风箱。这两个意义都符合你是铁匠出身，所以这个‘酉’字，正好用来叫你这幢房子！”

上面这个老故事，移之于国民党身上，其实正好套牢。国民党以革命取天下，革命的结果，善类多成先烈先进去，恶棍却成新贵新宠而来，这些新贵新宠是十足暴发户，他们在窃取政权期间，军事挂帅、政治挂帅、经济挂帅，至于文化嘛，非当务之急，是不重视的，只是附庸而已。可是天下粗定以后、或者喘息方定以后、或者小朝廷宝座坐定以后，他们也会抬出文化来美容一番，比照附庸风雅的说法，这叫做附庸文化。当然，由于水平所限，附庸来附庸去，他们的文化，只是“酉斋”文化而已。

正因为当政者是“酉斋”文化，所以它所弄出来的文化水平，也就一塌糊涂。以国民党在台湾搞文化而论，它的抽象口号是“中国文化复兴”；它的具体衙门是“文化局”和“文化建设委员会”。则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都由小官僚王洪钧有始有终，从成立到撤销，如同儿戏。不料儿戏之后，故态复萌，在六年前又成立了“文化建设委员会”，由小官迷陈奇禄主其事。王洪钧与陈奇禄不同的是，他附庸文化，只叫别人献丑，自己尚知藏拙，例如旧历年一到，“文化局”即邀名家写春联，大量印制，分送民间，一若“中国文化复兴”了，春联上的毛笔字，不成龙蛇者姑不论，但每幅春联都落上下款，这倒是千古奇闻，这是那国的中国文化啊？至于陈奇禄，则连藏拙都不会，不知从那年开始，这位考古学者忽然一跃而成书法家了，他以文建会主任委员之尊，到处题字，但他的毛笔字写得奇差，貌似魏碑，却像是广告画刷子刷出来的，以这样的书法水平，居然主持文化建设，文化何辜啊！不过，陈奇禄虽然不足以语文化，比起其他台南帮来，他还是为祸较少的。国民党中的台南帮，是最有名的文化杀手。当年叶廷珪做市长时，把台南孔庙内古碑刻文，一一磨掉，重新刻上自己署名的新文，其焚琴煮鹤手法，令人哭笑不得。后来苏南成继起，祸延高雄，竟用推土机对付起左营旧城墙来，一拆古迹，就是十九公尺之多。事后还向电视记者表示：“古迹不是碰不得！”事后国民党文人高阳还在联合报投书，予以回护，连国民党中自命读书人的，都唐突文化如此，国民党的杀风景，尚何说乎？苏南成之后，台南帮又来了，市长林文雄又打起古迹“亿载金城”的主意，不但计划要拆除正门的护城河上古桥，并且要沿全

城四周耸建十三公尺的“万里长城”和“迪斯奈式”的游乐设施以“保护”之！走笔至此，真是越写越不胜写矣！文化何辜，竟遭国民党附庸至此，倒楣千古矣！

台湾没有水准

人们常常注意许多人不会写文章，却常常忽略许多人不会看文章；人们常常笑作者带不动读者，却常常忘了笑读者跟不上作者。这种写文章与看文章间的悬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在两者相差有限时，都会发生，若文章写得入神入化，作者程度高人一等，两者相差，就更大了。

在以前，教育不普及，能受教育的，本身已经出类拔萃，这些人看文章，做读者，水平跟写文章的作者比较近，至少可以上追作者。所以，那时候的作者，文章一出，洛阳纸贵，纵使遭到批评，因为批评的人有水准，大家也没得话说。例如汪容甫恃才傲物，把同时代的人的文章，骂得一文不值，但是他的骈文为清朝第一人，大家推服无间；又如章太炎眼空四海，把同时代林琴南的文章，直斥为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但是他的古文为最后押阵大将，大家也心服口服。以前的人容或不尽懂汪容甫、章太炎的文章，但是他们至少见过世面，知道什么是好文章、知道作者有大学问、有来头。换句话说，那时候的读者，即使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他们识货，他们对文章，是不敢信口雌黄的。

可是现在呢，就不同了，现在教育普及了，按说教育普及应该有点集思广益的好处与进步，其实不然。普及变成了党化的、制式的、派系的工具或催化剂，文章只有量的普遍，却很少

质的提高。文章的作者,在党化、制式、派系的压力与铸造下,文章已是千篇一律了,作者已是大同小异了,而和他们相差有限的读者呢,因为同样是党化的、制式的、派系的产品,所以与作者相激相荡之下,他们的欣赏能力、品评能力,无从高起。

三十年前台湾就被讥为“文化沙漠”,三十年沙漠上的贫乏与干枯,自然导致出许许多多水准上的笑话。我常说:台湾最大的特色是它的水准不够却还不知其不够、还鼓掌、还得意、还不以为羞。例如,任卓宣可理论成家,足证台湾没反共水准;胡秋原可超越前进,足证台湾没思想水准;秦孝仪可代写遗嘱,足证台湾没国学水准;郭良蕙可鉴定古玩,足证台湾没古董水准;柏杨可著书译书,足证台湾没文化水准;张杰可荷花遍地,足证台湾没国画水准;董阳孜可临池挥毫,足证台湾没书法水准;朱高正可横冲直撞,足证台湾没政治水准;杨丽花可得人欢迎,足证台湾没戏剧水准;吴乐天可大写专栏,足证台湾没知识水准;胡翡翠可当选中国小姐,足证台湾没有审美水准。……即台湾这个岛上,出了那么多没水准的各路人马,居然他们自己脸不红,别人心不跳,这岂非天下滑稽之事哉?

台湾的整个水准如此,反射在写文章看文章上面、反射在作者读者上面,自然也就可想而知。至于我自己,却十足是一个怪杰,我总觉得我根本不属于这个岛,只是阴错阳差,成为恶客;雪泥鸿爪,留下遗痕。虽然我的文章,也在这岛上被欣赏、被品评,可是不论褒贬,我似乎都双目直视、不以为意。台湾是个没水准的岛,岛上对我的褒贬,都是皮毛。我真正的血肉之躯,知者又有几人呢?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台湾何来文化？

近来常常看到有所谓台湾文化”之说。倡此说者，论调不外是：一、“台湾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二、台湾有独立的文化。三、台湾有四百年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否莫沙的文化。四、台湾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必须先要建立台湾文化”。五、建立台湾人意识的台湾文化”。六、建立有人性的“台湾新文化”。七、四十年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极不愉快的融合经验，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有不能调合的价值差异。八、要建立台湾人的新文化、建立属于台湾人为主体的新文化，对原住民、客家、福佬人文化应格外重视。……

我是思想家、也是历史家，从双料专家眼光看，我认为上述这些论调，只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是抹杀事实的自欺欺人而已。事实上，所谓“台湾文化”、所谓“台湾新文化”，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也没有像样的东西。提倡这种论调的人，宛如洋人讥讽哲学家的笑话：——在黑房里摸黑寻找一条根本不存在的黑猫，却大呼“找到了！找到了！”

为什么这种论调站不住？原因在，提倡这种论调的人，他们是无知的，完全昧于这个岛上文化形成的过程与真相。

这个岛上文化形成的过程与真相，撇开原住民的原始型文化不足论以外，可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流民文化”——对原住民而言，当年来台湾的中国人，都是假台湾人。假台湾人初到台湾，不是很自愿的，基本上，是在大陆混不好或混不下去，才离开福建、广东一带家乡的。这里面有没有土地的农民、有没有职业的流氓、有没有恒产的海盗、有甘心卖身给外国人以求渡海的流亡者。当年中华帝国的基本政策是不准老百姓往外乱跑，它不准老百姓去东北、也不准去东南，换句话说，它不喜欢移民。但是，只要有必要，民会自移，是很难拦得住的，尤其在荷兰人占领台湾时期，他们要大量农业人口来建设台湾，帮他们追求重商利润、巩固殖民统治，这种帮凶，以渔猎人口为本位的原住民是不适合的。于是，在荷兰人的招募下，大量的汉人猪仔，被当做奴隶般的，被挤装在大划船的船底，运到台湾。这种大量流民，移到十七世纪中叶，已经高达十万人，数目已经跟原住民相等。这些人欺负原住民，力道有余；建立新文化，却水平不足。所以，台湾当时虽然被中国文化广被，但那种中国文化，却是最下等的，纵然后来由中华帝国派出政府，予以教化，但是，对中原文化说来，它仍然是一种边陲文化，是不入流的。

第二阶段是“流氓文化”——在不入流的文化中，罗汉脚的“流民文化”，又受了日本浪人的“流氓文化”影响，使这个岛上的文化型态更形难堪。日本文化的特色是武士道与町人道的混合体。武士的信仰来自封建制度下的一姓打手信仰，武士道的先天只是一种“走狗道”、“保镳道”。至于町人，和中国古代商人一样，原来没有社会地位，思想町人要靠谄媚武士来做生意，所以他的地位，就正像石秀所骂的，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种人好计算而短视，性格最

下三烂，所以被称为“町人根性”。武士道加上町人道，本就使日本文化变得畸型。但这种畸型，施之于殖民地的亡国奴身上，自然更流氓之至。“流氓文化”，也是不入流的。

第三阶段是“流亡文化”——“流氓文化”以后，台湾又沦入国民党流亡政权的教化中。国民党带来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流亡文化”。它里来故宫博物院的大量古董文物，以此为饵，定位为中国文化。于是，这个岛上的人不知怜香，却学会惜玉，可惜惜的都是市场上的假玉，以一群群有几个臭钱的暴发户，附庸风雅，还以为非常文化呢！

从外来的地方戏新到了台湾的歌仔戏、布袋戏；从外来的奖券新到了六合彩、大家乐；从外来的哭丧新到了五子哭墓外加脱衣舞；从外来的南管新到了酒色财气的卡拉 OK，……这就是所谓“台湾文化”、“台湾新文化”！呜呼！台湾何来文化？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